

血沃梨干河

下

——
姑苏平寇

魏不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血沃桑干河

魏丕植

中国戏剧出版社

血沃桑田河

魏丕植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邯郸新华印刷厂 印刷

738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6.75印张 插页1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104-01057-2/I·442 定价: 全三册 60.00 元

血沃桑干河

——姑苏平寇

目 录

第一章	丁香吐艳	光照姑苏	(1)
第二章	脑满肠肥	死有余辜	(15)
第三章	易钗而弁	荡妇倾心	(29)
第四章	深宵除奸	杀人入狱	(44)
第五章	豪士垂钓	恶鲸吞钩	(60)
第六章	威武不屈	玉女解囊	(73)
第七章	贪色被捕	卖友求荣	(86)
第八章	狭道相逢	汉奸遭戏	(98)
第九章	睹面不识	失之交臂	(112)
第十章	巧舌如簧	名伶被囚	(125)
第十一章	游戏风尘	悲歌当哭	(138)
第十二章	横眉冷对	怒残敌酋	(151)
第十三章	豺狼易斗	狐鼠难防	(163)
第十四章	利刃在握	杀心火炽	(177)
第十五章	以貌取人	引狼入室	(186)
第十六章	不甘凌辱	誓守清白	(198)
第十七章	噩耗惊魂	生死与共	(211)
第十八章	夜半寻仇	血洗狼窝	(224)
第十九章	山穷水尽	四面楚歌	(237)
第二十章	柳暗花明	女魔丧生	(250)

第一章 丁香吐艳 光照姑苏

杜丁香受刘家序的委托，变装为身穿银灰色线春棉袍，外罩深蓝色阴丹士林布大褂，脚登咖啡色皮鞋，十足一副小有资产而又爱好修饰的大学生派头，站在五人墓前。等孔梦琴前来接头。

这里提到的《五人墓》，它位于苏州市山塘街，虎丘东南。墓内葬有明代义士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位节烈义士。

上溯明代后期，苏州巡抚毛一鹭，依仗大太监魏忠贤的权势，为非作歹，天启六年（1626年）无故逮捕苏州进士周顺昌，激起公愤，颜佩韦等五人，为了申张正义，借哭送周顺昌之机，发动了反对魏忠贤和毛一鹭的抗争，魏忠贤向朝廷密奏：“吴民作乱，派兵镇压。”恶毒残杀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苏州老百姓，才将五人遗骨合葬在魏忠贤生祠内，墓碑题刻“五人墓”。碑上之字，是年方八岁的韩馨所写，复社领袖张溥所作《五人墓碑记》一文，流传甚广，四周松柏翠立，肃穆严森。

杜丁香之所以选在这里和孔梦琴接头，是她清楚刘家序敬仰五人之节烈，佩服他们敢于面对强敌，甚至不惜粉身碎骨，从而也证明杜丁香到苏州来的誓死决心，这是其中之一。

其二，杜丁香知道，自从日本随军妓女永津美子，舍命替代孔梦琴炸掉泗水九里山密库，孔梦琴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酷厉，几天不说一句话，倒头躺下不肯起，杀人反倒更加黑狠。

基于此故，杜丁香才将接头地点，选在了五人墓，意在激发孔梦琴的斗志。

孔梦琴准时抵达五人墓，按刘家序的分付，孔梦琴在苏州办了居住证，花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人力车，买通当地一个伪巡官，领了人力车夫牌号，正儿巴经的当上人力车夫，收入也很不错。

为了不让人瞧着扎眼，孔梦琴将车把刚放下，杜丁香就跳上了人力车。

孔梦琴一边拉车，一边低声告诉杜丁香：“副会长，我买通的伪巡官叫黎通化，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天皇叔父朝香宫鸠彦一手策划的，松井石根老鬼子只是执行人。”

人力车拐入一条幽巷，孔梦琴语音略高：“报告副会长，经过我仔细调查，耐心寻觅，终于摸清日寇第六师团有个参谋长退役在此。”

杜丁香疾问：“他是哪一级的参谋长？”

孔梦琴实话实说：“这倒不太清楚！”

杜丁香“唉！”了一声：“这种关系极大的地方，你孔梦琴也能忽略？”

孔梦琴忙说：“参谋带了长，放屁都听响，会长交代的任务我完成了。”

杜丁香笑道：“你为何不说业已超额完成了，因为会长的目标是副官。”

孔梦琴小声嘟哝：“在你副会长面前我哪敢夸口，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杜丁香找到机会了，冷冰冰地哼了一声：“你不仅有功，而且有大过！”

孔梦琴扶住车把不走：“副会长，你可不能吓唬我，在你跟前我胆小！”

杜丁香绷紧面孔：“从打永津美子死后，你象掉了魂似的，那里还象抗救会会员！”

孔梦琴吓了一跳：“这事会长知道？”

杜丁香口气略缓：“会长不知道。”

孔梦琴低声下气：“求副会长千万……”

杜丁香截断他的话头：“孔梦琴，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我告诉会长。”

孔梦琴连忙点头。

杜丁香说：“我可以不告诉会长，但有一条，你今天必须办好一件事！”

孔梦琴明知杜丁香的事情难办，也得咬牙答应说：“请副会长下令！”

杜丁香瞥了一眼四周无人，悄声说出：“查清那个退役参谋长的名字、军衔、住址。”

孔梦琴刚刚说了一个：“这……”

杜丁香早用脚狠点人力车的脚踏板：“快！快！快送我去全晋会馆。”

对杜丁香痛恨日本鬼子入骨，遇事操之过急这两点，凡是抗日救国会成员，没有一个人不清楚，孔梦琴知道只要把这个鬼子退役参谋长的情况弄清楚，副会长杜丁香今晚准得下手。

为此，孔梦琴意图阻止，嗫嚅说出一声：“副会长，这种事情……”

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事情不能莽撞。”

杜丁香截断他的话头追问：“孔梦琴，按你的说法，这种事情不该干？”

吓死孔梦琴他也不敢说“这种事情不该干”，只好重新抄起来车把。

什么事情都是急三枪的杜丁香，又使劲点了一下车踏板：“快送我去全晋会馆。”

孔梦琴去过全晋会馆，知道全晋会馆座落在市区平江路的张家巷。

事情毁在孔梦琴不知道全晋会馆最近住了一位特殊怪异人物。特殊怪异人物姓谷，双名斗盈，按字面上看是个好名字，谷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之简称，斗是容器，盈是满的意思，用斗量五谷，如果都能充盈，该是多好的字眼。

话又说回来，如果把谷斗盈三个字，念成谐音骨头硬，可就变了味啦。

孔梦琴要是真知道骨头硬也住在全晋会馆，说什么他也不会把杜丁香往那里送。

附带说说全晋会馆，它是清末山西旅苏商人集资建立的，布局严

整，临街有东西两个鼓吹亭，凌空耸立于正门两侧，犹如双阙。

会馆第二进是戏楼，它由戏台和东西看楼相组成，平面呈马蹄形，戏台座南朝北，三面临空，绕以雕栏，上覆歇山顶，双戗飞翘，檐枋雕饰贴金，辉煌夺目，顶部正中有木钩盘旋波纹，是人们常说的鸡罩顶，巧妙精致。

孔梦琴象模象样的收住跑势，将人力车停在全晋会馆门外，收了杜丁香给的车钱。

目送杜丁香修长的身影，登上台阶，跨过门槛，进入全晋会馆，孔梦琴恨不能伸手一把将副会长扯了回来，无奈他一是不能，二是不敢。

势逼处此，孔梦琴蓦地忆及自己来苏州之前，在微山岛那位老寡妇屋后，刘家序肃声严令自己，此次去苏州，如有重大遭遇，可到环秀山庄，去找一个姓甘的花匠，告诉他是谢燕堂老人让你去的，刘家序还一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前去。

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万不得已，孔梦琴反复琢磨，连中午饭都懒得去吃。

为了安全，孔梦琴住进黎家一间小耳房，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

孔梦琴把副会长送到全晋会馆，返回来的时间才十一点，倒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小时。后来实在睡不住，也不敢再睡，因为副会长杜丁香等着他把探知的消息去回报，实际上不探也知道。

油煎火燎又熬过半小时，孔梦琴决心去一趟原是五代金谷里故址的环秀山庄。

此庄宋朝改为景德寺，明朝成了宰相申时行住宅，直到满清成为汪氏“耕荫义庄”的一部分，方才题名叫“环秀山庄”。

山庄面积不大，但假山峥嵘峭拔（传为乾隆年间，迭石名家戈欲良所堆）兀立其间，气势雄伟。一池清水，回绕于山峰之下。

假山形态逼真，结构严密，其主要轮廓，由主峰和环卫在周围的几个次峰构成，有主有从，层次分明，在腰部又迭有无数涡洞和皱纹，一石一缝，交代妥贴，能远看也可以近赏。山峰石壁，微微向西南倾

侧，加上湖石纹理体势，给人以山脉奔注，形同真山之感。

假山虽只占地半亩，却辟有六十多米山径，盘旋起伏，曲折蜿蜒，有峭壁、涧谷、危道、悬崖、石室等境界，真可称之为：山形面面看，景色步步移，玲珑剔透，变化无穷，庄内还有补秋山房，半湾秋水，半房山阁等建筑。

刘家序告诉孔梦琴，姓甘的之所以在山庄当花匠，主要是欣赏山庄里面的景色。

错不是把门的指引孔梦琴找到花坞，孔梦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那人是花匠。

论经验之丰，见识之广，眼界之宽，反应之敏，孔梦琴无一不臻一流，可他愣是没见过像姓甘的这样头戴皮帽身穿长袍，脚蹬毡靴，浑身上下，点尘不染的花匠。

更让孔梦琴没有见过的，是姓甘的花匠，面容清癯，两鬓斑白，虽然年近半百，但却腰板笔直，举止沉稳，丝毫不象受雇于人的花匠。

撇下以上这些不说，从他那双不时闪泛厉芒的眼神中，足证他雄心尚在，傲骨犹存。

为人机智灵敏的孔梦琴，大声明说：“请问花匠师傅，去半房山阁怎么走？”小声低语：“孔梦琴奉燕堂老爷子之命，来向你老人家求助。”

话落，双手握拳透掌，姿势是拢指成拳时，双手拇指从食中两指中间透出。

连孔梦琴都没有料到这种手势那么灵，姓甘的花匠疾忙闪身，让孔梦琴进入花坞。

二人进入花坞后，姓甘的花匠连座都没让，就示意孔梦琴提起水壶浇花。

时间赶得也真巧，孔梦琴连一壶水都没浇完，就进来一个身穿黑色警察服装的督察。

姓甘的花匠木无表情说：“孙督察，你要的盆景，我都准备好了，请回去喊人往车上搬。”

姓孙的警察一眼瞄上孔梦琴，嘴角绽出笑纹：“花匠师傅，让你这里的伙计搬送，我不光照付工资，还准有你们二位的酒钱！”

姓甘的花匠木无表情说：“我们东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花坞不能缺少人手！”

意思是说孔梦琴不能替姓孙的搬运。

姓孙的督察大刺刺地说：“你们东家有脾气，这我知道，可他那脾气，只能冲你们。”

姓甘的花匠故意垫上一句：“诚如孙督察之所言，我们可是端他的碗，属他的管……”

姓孙的督察冷哼一声：“一篇过了时的老新闻，谁有功夫再去看法！”

言外之意，是现在主管环秀山庄的人，过去辉煌过，现在日暮穷途了。

姓甘的花匠开始下饵说：“督察长说得再对，无奈我们全靠他的钱吃饭穿衣……”

姓孙的督察做梦都想当上督察长，也喜欢别人喊他督察长，高兴头上询问：“你家几口人？”

姓甘的花匠笑得很苦涩：“督察长真会开玩笑，当花匠能养活几口人？”

姓孙的督察顺着口气说出：“你是说……”

姓甘的没开口，先“唉”了一声：“我是说我当花匠，只能养活我一人一口！”

姓孙的督察大为不平：“据我所知，你在种花、养草、艺菊，都有绝活，为什么死抱着一本穷经念，你这人也太榆树疙瘩一块了！”

姓的花匠摇头叹息：“我一个年近半百的糟老头，有口饭吃就不错，何况现在有钱的人全跑了，整个苏州城，也没有几家养花的。”

姓孙的督察义形于色说：“老甘头，你是知道的，我三天两头来搬花，那是专门供给一些在上海、南京战役有大功的太君们观赏的……”

姓甘的花匠心中一动，套用姓孙的督察刚才那句：“督察长是说……”

姓孙的督察冲口而出：“我是说想介绍你去皇军休养所去当花匠。”

听说姓孙的督察想把姓甘的老人带往日本鬼子设在姑苏的高级将校休养所，孔梦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杜丁香叫他探查的日寇参谋长川岸，就窝在高级将校休养所里。忧的是姓甘的老人孤身入虎穴，撇下形迹暴露，必遭杀头惨祸，自己不好向会长交代不说，以后出现特殊情况，再想找他接头，求他援助，恐怕都难。

孔梦琴付思未竟，姓甘的老人早又惊又喜地道谢：“多谢督察长开恩！”

姓孙的督察长吊儿郎当的跟姓甘的花匠开玩笑：“你用什么谢我？”

没想到这句明明是开玩笑的话，姓甘的花匠反倒当成真，一声不响地回身就走。

从姓孙的督察先怔后笑中，孔梦琴能咂品出他是怀着嘲弄心情，随在姓甘的花匠身后的。

事到如今，孔梦琴只好跟着走。

三人来到花坞西首，姓甘的花匠连自己的住处都不进，就端起一盆仙人掌，摔碎在地上，然后从碎土中间，拨拉出一个小木匣子。

姓孙的督察撇嘴：“甘老头，你这一大匣子，能装多少财宝？”

姓甘的老人用双手把木匣送到姓孙的督察面前：“金银财宝谈不上，它是我一份心意！”

大概是姓甘的花匠语言诚恳，打动了姓孙的督察，不仅接过木匣，而且立即打开。

用一句俗词，那个小木匣不打开则已，刚一打开，姓孙的督察就惊呼失声，两眼发直，嘴唇颤动，就连他的躯体，都出现索抖。

孔梦琴眼尖，早在旁侧窥出，木匣内装的是一对翠绿晶莹的猫儿眼。

姓甘的花匠仍然木无表情，从姓孙的督察手上接过木匣，先把匣盖盖好，顺手将它装进姓孙的督察公文包内，然后悄声喊道：“督察长，这个小木匣，是我在补秋山房花畦里面挖土掘出的，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拿出去卖，又怕人家把我当小偷，督察长对我这么好，今后不愁吃饭穿衣，就用它表示一下我的谢意吧！”

姓孙的督察直了直好几下脖子，方才说出：“你甘老头真够意思，我也准够意思。”

接下来自然是姓甘的花匠挑选盆景，孔梦琴往汽车上搬，按地支共搬十二盆。

姓孙的督察身负押运职责，自得坐入驾驶室，姓甘的花匠和孔梦琴爬上车厢。

汽车从环秀山庄开出，孔梦琴就把自己的顾虑，和此来的目的详细说出。

姓甘的花匠仍然木无表情说：“回去告诉杜丁香，说我赞成她今晚行动。”

孔梦琴低声顶撞：“真是怕啥有啥，我来找你老阻止副会长，你老反倒支持她去冒险。”

姓甘的花匠堵回一句：“不敢冒险你下车，抗救会的人，那天不冒险？”

孔梦琴张口结舌，不敢出声了。

姓甘的花匠附在孔梦琴的耳边说：“姓孙的督察叫孙仁甫，家住西美街一条小弄内，回去通知丁香丫头，叫她晚上七点左右去找他。”

孔梦琴一怔：“你老……你老……你老人家叫副会长去找姓孙的？”

姓甘的花匠不答反问：“你们不是把目标，选在名叫川岸的参谋长身上吗？”

孔梦琴说：“话是不假，可也不能让副会长自投入虎口，何况她还是易钗而弁。”

姓甘的花匠知道“易钗而弁”是“女扮男装”，马上哼出：“那就叫

她快回去！”

无可奈何之余，孔梦琴只好低声询问：“你老叫副会长用什么身份前去？”

姓甘的花匠，再一次把嘴附在孔梦琴耳边，声音开始细如蚊蝇，最终似无所闻。

汽车开到三元坊附近，停在一处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巨宅门前。

巨宅占地面积极广，象似一组旧时世家府第的住宅群，砌墙围圈在一起。

汽车从旁门驶入，一直驶向后面花园，刹车之后，姓孙的督察分付孔梦琴自己把盆景搬下来，他却领着姓甘的花匠，去见休养所长。

休养所长叫森木，是个断去一只左手的老鬼子，生得秃头塌鼻，躯体肥壮。闪目瞧见姓孙的督察，开大嘴笑笑：“盆景的拉来？”

孙仁甫“吧”地一个立正：“报告太君，裁剪盆景的花匠也跟我来了。”

森木霍地起立，腆着大肚子，走到姓甘的面前：“你是怀秀山庄的花匠？”

姓甘的花匠点了点头。

森木老鬼子把目光投向姓孙的督察：“孙的，你的担保他的良心大大的好？”

事已至此，吓死孙仁甫也不敢说：“我不敢担保他的良心大大的好。”何况他拿了姓甘的东西，不得不硬着头皮说：“我担保他的良心大大的好！”

要命要在森木又问了一句：“孙的，你的对花匠的很熟悉？”

孙仁甫只好点头。

从森木老鬼子的办公室出来，姓甘的花匠从怀内掏出一样东西，塞给孙仁甫说：“多谢督察长，把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安排得衣食无缺，这是祖传的一样东西，算是我聊表谢意吧。”

摆在孙仁甫面前的，只有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收下那件东西。

姓甘的花匠办事，紧张到象拉满的弓弦，回到花园，就打发孔梦琴去找杜丁香。

孔梦琴入会再晚，也对杜丁香办事雷厉风行，出手毒辣黑狠，有所耳闻。真怕自己不在副会长身旁，她会捕捉目标，不计后果的下手。

因此，孔梦琴离开日寇休养所，就赶到全晋会馆杜丁香的住处。

果然不出孔梦琴之所料，等孔梦琴闯进副会长的住房，业已人去室空。

幸亏孔梦琴细心，经过他里外间查看，方才发现枕边有一字条，上写“城隍庙”。

副会长去了城隍庙，孔梦琴一刻不敢停留，锁好房门，赶往城隍庙。

姑苏城隍庙，座落在市内景德路，根据清朝同治年间《姑苏府志》记载：“府城隍庙，本在子城（城中公园一带）西南隅，元末毁于战火，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就雍熙寺废基，新建姑苏城隍庙，即今城隍庙之创始。

孔梦琴火烧火燎的赶到城隍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眼瞄上副会长。

直到此时，孔梦琴才长长吁出一口气，连头上汗水都没擦，就贴近杜丁香。

杜丁香口头上问出一句：“我让你查探的事情，有了眉目没有？”可她的双眼，却紧紧地注视左侧一处锣鼓喧天，人头乱攒的所在。

孔梦琴故意答出一句：“副会长，事情有了眉目，此处人多，不宜回报！”

熟知副会长为人的孔梦琴，原来认为只要这么一说，准能引走副会长。可他怎么也料不到杜丁香会说：“时间尚早，随我到前边看看。”

杜丁香说的“前边”就是在左侧那锣鼓喧天的处所，距离他们站立之处不远。

副会长的口令，孔梦琴必须凛遵，抢先在前引路，走向锣鼓喧天的处所。

出现在杜丁香、孔梦琴二人面前的是火爆爆的锣鼓喧天，和四五个妙龄女郎的宣传鼓动：“快来看，保险让你大开眼界，花钱不多，一定能够让你笑得开心，看过不笑，一张退十张。”

门口贴着红纸写的价目表，一人十元，两人十五元，三人二十元。

孔梦琴嗤之以鼻说：“副会长，这种把戏我见多了，脱不了诈、骗、拐、蒙、坑，一溜鬼吹灯，没有什么好看的，先办正事当紧。”

杜丁香冷声道出：“孔梦琴，你再仔细看看，象不象诈、骗、拐、蒙、坑？”

在杜丁香面前，孔梦琴那敢自以为是，内心再不情愿，也得注意瞧瞧。

杜丁香比他瞧得更注意，也更入神，似乎真被火爆爆的场面吸引住了。

副会长的精神不松懈，孔梦琴那敢松懈，二人聚精会神盯有一小时。

以孔梦琴的敏锐观察力，不光发现副会长目芒闪烁，神情激昂，他自己也咂品出内中的玄奥，断定里面不光有隐情，而且大有文章。因为孔梦琴清楚的看见中国人买票进去几个，出来几个，日本人买票进去，一个没见出来。

孔梦琴继续观察一小时，赫然发现，买票进去的中国人，进去八十七位，不光一位不少的从里面走出，并且没有一个不笑得弯腰。

另一个特殊发现是，看罢把戏出来的人，只要有人询问他好不好，全都大笑夸好。

让孔梦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个小时进去五个日本鬼子，其中还有一个上尉小队长，竟然全象石投大海，一点泡沫都没冒出来。

最后，孔梦琴实在忍不住了，把目光射向杜丁香，意思是请她定夺。

杜丁香一边抬腿举步，一边下令：“买两张票，咱们进去仔细瞧瞧！”

不光“瞧瞧”而且要“仔细”等于明白告诉孔梦琴，她发现了什么。

直到买票的时候，孔梦琴才知道，进去看把戏不是一个一个进，而是一拨一拨进，至于所谓的“拨”是指一块来看把戏的。

话说回来，倘若一个人看把戏，一个人也得算一“拨”否则岂不将个人拒之于门外。

听说有这么一个规定，孔梦琴的脚被副会长睬了一下，提醒他多留点神。

孔梦琴把两张票递给检票的，检票人撕出一个角，大声说了一个“请”。

孔梦琴内心一动，他陪着副会长，插桩在此观察两小时，头一次听到“请”。

杜丁香比他更敏捷，赶在跨进门内的一刹，右边肩头似乎抖动一下。

身负随从保护之责的孔梦琴，立即把右手伸入裤袋，紧握枪把。

过后想起和提起来，杜丁香和孔梦琴都觉得好笑，因为把戏场内不光没有血雨腥风，迎接他们二人的，竟是三个头戴白粗布孝帽，身穿白粗布孝袍，脚穿白粗布孝鞋，手拿哭丧杖的人。

三个手拿哭丧杖的人，年纪全在三十上下，人人躯体魁伟，个个身强力壮，看见杜丁香和孔梦琴进来，齐崭崭地屈膝跪倒在地。

事情来得太突然，杜、孔二人愣住了。

排在前头的孝子站起来，又向二人深深鞠了一躬：“请二位先生多原谅，我们几个人实在饿极穷疯了，人人拖家带口，干什么混不够三顿杂和面钱，才琢磨出这么个弄种办法，我们哥几个也知道这是在骗人，可我们这伙人一天不死得吃饭，两天不死得穿衣，二位先生就算行好舍给我们哥几个二十元，反正花钱不多，来看把戏的先生谁也不在乎！”

杜丁香听了不光自己想笑，也知道出去的人为什么都大笑不止了。

领头的孝子又深鞠一躬：“二位先生多行好，千万别戳破这层纸。”

杜丁香点头：“列位不必担心，我不会做损人不会利己的事，只是……”

领头的孝子忙问：“先生有事讲！”

杜丁香低声问道：“这妙计是谁想出来的？”

领头的孝子陪着笑脸：“这种骗人混饭吃的把戏，那配称之为‘妙计’。”

杜丁香情知对方不会轻易说出，当下也不再问，反倒取出两万元纸钞，放在桌上。

三个手拿哭丧杖的孝子想磕头道谢，杜丁香早闪出门外，孔梦琴也不再停留。

二人来到一条小巷，孔梦琴埋怨杜丁香：“副会长你可真能沉住气，抬手就能制服他们，反倒网开一面了，以后想问，岂不多费手脚？”

杜丁香堵了一句：“欲速则不达！”

孔梦琴心想：副会长从打结婚后，比以前成熟多了，连忙住口不言。

发现孔梦琴欲言又止，杜丁香虎起面孔逼问：“孔梦琴你有事情瞒我？”

孔梦琴哭丧着面孔，嗫嗫嚅嚅说道：“我敢瞒会长，也不敢瞒你副会长……”

杜丁香冷哼：“你别光拣好听的说！”

孔梦琴直了直脖子说：“姓甘的老人……想让……想让副会长……”

杜丁香疾问：“让我做什么，快说！”

势逼处此，孔梦琴不得不把姓甘的老人交代他的言语，如实向副会长学说。

杜丁香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了一声：“我去西美巷，你到后面去插桩。”

“插桩”就是盯梢，说得正规些就是监视，监视三个身穿孝服的人。